

香港長者 北上養老回流系列 二之一

今年初，57歲的陳榮茂上演一場港版「飛躍瘋人院」：不堪忍受與精神病人同住，打電話向工聯會求助，泣求回到生活了十年的樟木頭。

本來，陳榮茂回港是希望申領殘疾補助金，被安排入住安老院。消毒藥水的氣味、室友大小便失禁的惡臭、永遠等不到的護工……這一切他都能忍受下來。後因床位緊張，院方安排他入住精神病康復病區。整天面對老年癡呆的室友和精神病治療期的同伴，陳伯不由得懷疑自己精神是否正常。最終令他忍無可忍，拿起電話向工聯會哭訴，要求離開。此時，距離可領補助金所要求的居港期限還有近一半時間。

陳伯的遭遇，是數萬在內地養老長者的縮影。年來內地物價飛漲，人民幣連番升值也使得長者手中的港幣越來越「唔見使」。為申領綜援長者津貼等補助，數萬北上養老的長者不得不回流香港，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。

香港文匯報廣東分社記者 熊君慧、肖郎平

北上：失生果金 回流：無安身處



香港許多安老院只給老人一張窄床板、一個小木櫃，走廊剛剛可容納一部輪椅經過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攝

內地養老長者 返港路 兩難

相比年華流逝的無奈，許多北上養老的長者更承受在暮年淪為「夾心人」、「雙失老人」的心酸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攝

十年前，陳榮茂從香港衛生署提前退休，得到一筆補償金後北上。但補償金很快因生意失敗而付諸流水，每月僅靠2,400多元港幣退休金過活。所幸在樟木頭，兩房月租僅350元，還能剩下不少零花錢。

但天有不測風雲。2005年秋天，陳伯忽然中風，在出租屋內躺了10多個小時後才被房東發現。疾病嚴重時，「好慘，吃一半漏一半」，好在他意志頑強，經常運動，恢復較好，「也肥了很多。」

半數盼在內地終老

這場大病所造成的最嚴重後果，不是身體上的後遺症，而是房東拒絕將房子再租給陳榮茂。此時，樟木頭敬老院伸出了援手，以1,500元人民幣的價格將房間出租給他，而正常租給香港老人的價位是每月2,300元港幣。雖然能入住敬老院，但無持續收入支付相關開支，陳榮茂最後選擇回港，希望可申領殘疾補助金。

「我不想回香港了。」如今再次回到樟木頭敬老院的陳伯，心情已經平復，微笑時眼角的皺紋格外明顯，這是他在香港幾十年打拚的印記。「我早就跟敬老院說過，我死後直接拉到火葬場燒了，骨灰撒在東莞的山上就可以了。」

香港工會聯合會東莞中心負責人邵建波親自送陳榮茂到香港，安排他入住安老院。如今，又是他接陳伯回到東莞。「如果有得選擇，長者都不想回香港。」邵建波無奈地說，「從內地回來香港的老人中，至少有一半是希望在內地終老。」

「人沒死，錢沒了」

上世紀四五十年代，大批內地人移民香港。也有不少是七八十年代偷渡香港的新移民，他們在香港從事的工作大部分是地盤、保潔等低收入工作，一旦年老退休，他們沒有公務員一樣的退休金保障，只能靠子女給予的生活費和微薄的存款生活。步入暮年後，落葉歸根是他們最後的心願。加上香港在97前後物價高企，港府放寬北上養老政策，大批長者選擇回鄉養老。

十多年前離開香港時，長者們大多帶著積蓄，少則兩三萬，多則幾十萬，都是他們打工一輩子掙下的辛苦錢。無奈人越老生存能力越低，而要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。今年104歲的楊梅婆婆，內地居住十多年，因家人無力照顧亦無錢聘請看護，今年被送到香港安老院居住。她本指望著把這筆錢花完，人也就活得夠了。沒想到，老年病接踵而來，藥費、護理費用急增，「人沒死，錢沒了」。

「老人在內地靠子女或親友不定期給生活費過活。看醫生則花費很大。此外，很多老人已過老耄，子女們也大多六、七十歲，照顧長輩也比較吃力。老人不願意拖累子女，選擇返港領綜援。」邵建波分析，「內地生活環境、住宿更適合老人家生活，生活壓力沒那麼大。很多老人還是想拿到綜援後回到內地生活。」

數萬「夾心層」長者 盼福利過境

「內地政府不會給香港長者發津貼，香港政府也不發放綜援給這批內地養老的長者。大部分北上養老的長者的生活條件，比剛剛退休時更差了。」新界北區區議員黃宏滔無奈地說，留在內地養老失去在港的福利，回流香港卻難有安生立命之所。相比年華流逝的無奈，許多北上養老的長者更承受在暮年淪為「夾心人」、「雙失老人」的心酸。

據了解，97前後，新界北區60歲左右長者中有三成返內地養老，比例高於香港其他地區。黃宏滔預計，當時全港有接近10萬老人北上養老，大多選擇廣東、福建、四川等地。如今，部分長者在內地過世，部分自行回流，也有長者向工聯會內地中心求助返港。近兩年，工聯會內地諮詢中心已經安排200-300人返港，大多是貧病交加、積蓄用盡下而被迫回流。

「落葉歸根，長者有選擇養老的自由，他們做夢都想回家鄉，有尊嚴地生活。」他說，「四、五十年代的移民，如今還在世的人不多了。政府如果要他們享受福利，行動要快了。不然，恐怕他們無福享受。」



陳榮茂在樟木頭敬老院自得其樂的留影。



工聯會工作人員護送百歲老人楊梅婆婆返港。



新界北區區議員黃宏滔無奈地說，長者留在內地養老失去在港的福利，回流香港卻難有安生立命之所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攝

若可選擇 多數老人不想返港

只為綜援 內地生活無望，老人只好返港申請綜援。老人在香港或本身沒有物業，或已經變賣、出租，與子女居住又太過逼仄，不少老人回港只有申請安老院。

指港安老院服務不及內地

「安老院難安老，生活只是剛剛好過『坐監』。」有過逃離經歷的陳榮茂，對記者歷數香港院舍之不足處：住得太擠、伙食不好、護工不夠；房子空間

密封，空氣不流通，消毒藥水味很濃，有老人拉屎的話，整個房子都是臭的；冷氣定時開放，如果超時加開就要另外付費。他歎息一聲，說：「住在這邊（註：指樟木頭）就開心，那邊（註：指香港）就不開心。」沒有零錢花也是陳榮茂不滿意的地方之一。「領到綜援，左手簽名，右手就交給了養老院，只是過了眼癮。」他說，「要吵要鬧才爭取到200元零用錢。」另一位長者劉伯也大倒苦水。「伙食太差！再住下去就沒命了。」他說，本以為

只要住三個月就可申請到綜援，結果在港苦熬一年，有得選都不回來。

返港再回內地瘦了一圈

樟木頭敬老院工作人員何國輝介紹說，長者返港申領到補助金後大多還回來養老，回來時和去之前身體差距很大。「有幾位老人剛從香港回來時瘦了一圈。瘦得最厲害的一位輕了幾十斤，去之前肚子好大，回來幾乎變了個人。」

無處棲身 居港期限困擾失明漢



政策僵化 「居港日期難死我，搞得我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」在聖芳濟安老院，梁仲勳（見圖）戴着墨鏡，坐在床上講述返港經歷。他視力近乎零，對面的人起身離開都未察覺。「我心如死灰。如果不是工聯會幫忙，早已自殺了好幾回。」

有關部門「互踢皮球」

1957年，7歲的梁仲勳跟隨父母來到香港，做過貨櫃車司機，也曾在內地製衣廠打工。1995年開始眼睛出現問題，1997年離婚，翌年眼疾加重無法工作被炒魷魚。

「離婚後房子都給了妻兒，我在香港沒有住處，根本沒有可能回來住一年。」他說，身患眼疾，福利本該與正常人不同，但有關部門「將我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」。2001年，社會保障部安排他住中途宿舍，晚上9點入住早上7點離開。「只是給我一塊床板睡覺。一整天要在

街上遊蕩，我眼睛看不清，很危險。」說到那段經歷，梁仲勳聲音再度哽咽。

梁仲勳只好返回廣東投靠家姐，平靜安逸地度過9年。今年，他生病入院，查出有心臟病需住院。「住院費一天1,000多元，住到第三天我就趕緊出院，向工聯會求助返港。」

抱怨福利政策太僵化

11月5日，外甥開車送梁仲勳到羅湖口岸，工聯會陪同他一起辦理過關手續。在入境處等領行街紙時，梁仲勳坐在冰冷的椅子上忽然流下眼淚，一瞬間哭得收不到聲。「2001年我離開香港去大陸養老，還是行得走得，現在命運不在我自己掌握，心是灰暗的。」

他說，曾經很自負，以為只要自己勤力就不用靠人。「如果不是這雙眼睛盲了，又有心臟病，我不會靠人。」他抱怨福利政策太僵化，在港幾十年什麼着數都沒拿過，第一次求政府幫手，卻有諸多限制。如領到4,000元綜援，加上殘疾人士津貼，每月共有5,000元港幣，仍打算返粵與姐同住，「還是懷念在內地的生活，簡單、開心、有尊嚴。」

古稀翁寧棄手術不返港

在港苦熬

劉伯今年78歲，原籍樟木頭。內地的養子月入僅1,000多元，勉強餬口，根本無法照顧他。劉伯在工聯會東莞中心幫助下返港，申請綜援和傷殘補助金，共計每月3,100元港幣。領到綜援後，劉伯重返樟木頭，入住樟木頭敬老院。

近年，劉伯右眼因白內障手術失敗後惡化為青光眼，目前極力保證病情不惡化。11月24日，劉伯返港檢查發現肺部有病，需要做

手術。但是，他擔心身體受不了，若影響僅剩左眼的視力，生活會更慘，於是放棄手術。追憶在港安老院苦熬的日子，劉伯直搖頭。

「每次送人回港，都覺得難過，他們彷彿是回去受苦等死。」邵建波表示，當初老人北上養老是政府所提倡，為什麼不能讓福利過境？為什麼兩地醫療機構不能合作為長者提供服務？

物價漲港幣貶 「買件衫都有錢」

怪得就怪 據香港工會聯合會統計，現在約有4至6萬名香港長者長期居住內地，主要分佈在深圳、廣州、東莞等地。但2010年內地物價飛漲，港幣愈來愈「唔見使」，生活愈加窘迫。

「睇錢食飯慳住使」

在深圳獨居的王伯對今年物價漲感同身受。他舉例說，深圳一個雞蛋9毛錢；而在香港的惠康超市23港幣就能買到30個，折成人民幣一個還不到7毛錢。

梁仲勳2001年到廣東養老。「2006年時，100元港幣可兌換107元人民幣，現在跌到只能兌換85元人民幣。一上一下，100元港幣已經少了20多元。內地今年物價上漲得離譜，而且漲的都是柴米油鹽醬醋茶。」他說，一切都要「睇錢食飯慳住使」。

有人十年未敢買新衣

長者們講述了各種省錢方法。有的長者在深圳居住，定期回港探望子女，為慳錢周日從蓮塘折道深灣港口岸回屯門，費用只有從羅湖口岸過關的十分之一，而時間、路途卻是兩倍；有的長者不敢出街食飯，一周想喝一次老火靚湯，為省錢買蜂窩煤煲湯；有的老人十年未敢買一件新衣，只有揀兒子舊衣服穿。

陳伯愛喝咖啡，而且是個軍事迷，訂閱了《兵器》、《坦克裝甲車輛》、《國外坦克》等，全年光雜誌就花費900多元人民幣。以前至少每周飲早茶一次，現在難得去一次。自從2005年住進樟木頭敬老院以來，僅僅添置過一次新衣服，「買件衫都有錢咯！」